**回首向來朦朧處　看似無緣卻有緣**

彭宗平

四十年前，亦即1972年，我高中即將畢業，正準備報考大學。當年的大學聯考係採先填志願再考試，報紙報導甲組（即理工科）將增加清華大學工學院三個新設的學系，系的名稱顛覆了傳統－動力機械工程學系、工業化學系及材料科學工程學系。前兩者與一般的機械工程及化學工程名稱都不同，而後者居然涵括了科學與工程，實在看不出它的名堂。

我家居新竹，初、高中分別就讀竹一中（現建華國中）及新竹中學（現新竹高中），與清、交大都在十八尖山山腳下，經常出入兩校，清、交雖然都是名校，卻早已下定決心不再留在新竹上大學，所以聯考志願填了台大化學系後就跳至成大電機系，一點也不考慮清大的三個系。當時響應竹中辛志平校長的教誨，一流的學生去讀理科，所以若上不了台大的理科，再去讀成大的工科。成大當時設有與材料科學相關的礦冶系，但並未獲得我的青睞，只又填了化工系。

讀台大期間，因為有不少初、高中的同學就讀清大，平時若回到新竹，偶而也到清大看朋友，睡過華齋與明齋，但卻不曾與工學院的同學往來，只記得有些同學確是這三個系及核工系的學生。但清華優美的校園確是聚會的好場所，甚至我後來也在清華園拍了結婚的外景照。

1979年赴美留學，申請到德州大學（奧斯汀校區）化學系的獎學金，可是已有早三年出國的大學同班同學在他校轉讀材料科學，並且讀得極為順手。當時材料科學確是新興的學科，許多美國大學並未設立獨立的學系，德州大學就只設了一個跨系學程，教授來自化工、機械、電機及航太系，我便是在這個新潮流下，一進德州大學便轉到了這個學程，並且讀出了興趣，兩年半後又轉到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繼續讀博士。

伊大當時的系名其實是礦冶系，但教授專長包括冶金、高分子及電子材料，後來才與陶瓷系合併為材料科學工程系，不過那已是我畢業離開以後的事了。在伊大期間，全系研究生居然有近二十名來自台灣，其中清大材料系與物理系的系友佔多數，每期的“清華校友通訊”都在校友間流傳，我也成為忠實讀者。對清華的校園，增添了許多瞭解，特別是西南聯大時期老校友的文章總是佔每期通訊最多的版面。讀過《未央歌》的人對西南聯大總有許多羅曼蒂克的想像，新竹清華園也因為與西南聯大的歷史淵源以及自由清新的校風，便成為我返國謀職的第一志願。

很幸運地，1985年9月我加入了清華大學，成為材料科學工程系的新進教師。當時成功大學還維持與伊大相同礦冶系的名稱，但教學與研究內容則與材料系相近。從1972年至1985年，從台灣到美國，繞了半圈地球，居然轉進了當年想都沒想過的材料科學工程系。人生的緣分竟是如此巧妙！

轉眼間在清大材料系任職已27個寒暑，人生最可貴的青春都交給了清華園。教學、研究與服務佔去了絕大部分的力氣，在工四館逗留的時間甚至遠超過在西院宿舍家居的時間。個人也有幸主持系務三年，對系的發展，盡心盡力，並促成大學部雙班的成立及系館空間的擴增，讓材料系教研的能量大為提昇；加上近年來台灣高科技的發展，清大材料系在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貢獻良多，受到產官學研各界的重視，我個人始終以清大材料系的一分子為榮，日子過得既快樂又充實。與同事、學生及系友相處的經驗，便是走過這段道路最珍貴的資產。

回想當年高中考大學，對未來的人生確是一片朦朧，但回首向來朦朧處，看似無緣卻有緣。我竟見證了清大材料系從成立到成長四十年歲月的傳奇，敬賀週年快樂，系運昌隆！